

我的第一位燒傷病人

My First Burning Patient

■ 文 / 石芳瑜 慈濟醫院台北分院護理師 攝影 / 許毓麒

張阿伯是我在台北慈院第一位照顧的燒傷病人，和阿伯相處的時間是他最痛苦，也是最辛苦的兩個禮拜。住院期間，他的意識是清醒的，不需要插管治療，可以說話，可以表達，可以活動手腳，但不能下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只因全身30%的2至3度的灼傷。

每次的換藥時間是他最痛苦的時候，止痛藥只能略緩解換藥時傷口的刺痛與牽扯痛，不能緩解心靈的恐懼。看阿伯痛到全身用力、表情掙紮，聽阿伯的呻吟，是我最大的壓力，身為他的主護，我總是想盡辦法，希望能緩減他生理與心靈的苦痛；換藥前的溝通與傾聽、換藥時的安撫與打氣、換藥後的陪伴、偶爾逗他笑，我都盡力做到，護理記錄就等下班後，再留下來寫吧！

在加護病房，阿伯每天的時間被傷口的疼痛、空間焦慮及睡眠失調占滿。有些時候他憂傷、甚至憤怒，不想進食，精神疲倦，想發洩情緒。護理長會在每天晨間會議完，與阿伯會談至少30分鐘，聽聽他抱怨，聽聽他抒發內心的壓力。

阿伯撐過三個禮拜那天，星期一，是阿伯從外科加護病房畢業的

日子，也是從隔離房出關的日子，更是最後一次進開刀房的日子。這天天氣不錯，希望阿伯到普通病房後，可以看見近一個月不見的陽光。轉普通病房後的第四天，我跟宜芳下班後到9A病房看阿伯，一進房門，阿伯聽見我們的聲音，馬上就笑出來，不是微笑，是狂笑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阿伯笑得一點都不含蓄，我知道不管是生理上或者是心靈上，阿伯已經康復了！

阿伯出院前到外科加護病房來看我們，阿伯的太太也推著他回去之前住的隔離房看看，聽到阿伯知性的發言，與師兄、師姐的祝福與感謝，讓我感動不已。護理這條路，雖然走的辛苦，但從每一次病患的感恩聲中，我都告訴自己，我還可以繼續做到最好、然後更好，讓需要被照顧的人，恢復健康。

